

間的友人都懷念他的熱心與大嗓門，尤其他年年在工地傷足，現在已完全痊癒，請大家放心。陳學嫂住在德州時感覺很冷寂，現在遷到加州，交大同學多，已漸習慣。

三、劉建元

學長：劉學長在該公司多年，一切都順利，劉學嫂現已成爲電視上教烹飪中國菜的名師。

四、陸孝經

學長：原來在臺北公共工程局，赴美後大家都關心陸學長的婚事，雖然兩年前陸

兄回過一次臺灣，俊朗如昔，可是至今仍無佳訊，寄語陸學長快點「加油」。

五、黃爲棟學長：這也是臺灣去的，也是一位只有資格被人叫「叔叔」者，數年來天南地北，南美北美的跑了偌許地方，萍蹤不定。路過加州時，楊學長勸他留了下來，現在總算粗安，不過沒有主婦的家，不能算定居，希望他也要快點「加油」。

六、陸恂如學長：陸學長剛去不久，陸學嫂及男女公子已漸安於美國生活，帶口信來致意此間友好。

最後楊學長說到他自己，夫人賢慧，兩位公子均在大學，一攻電子，一讀數學，而且已作了祖父，可算家庭美滿，事業興隆。

最後要記錄今天是六十年四月二日，歡宴楊學長的地點是臺北信義路一段廿巷一號之一原子能招待所，菜是交通部名廚，菜單是王章清學長所點，味美餚精，大有國粹。負責籌備事宜的是孫金聲與江雲鈞兩學長，主人則有左列廿八位，客人僅一位，真正的羅漢請觀音。計開：張文彩、岳翼民、蕭紹衍、王作探、李積善、夏世模、張贊勳、張溥璋、葉佩蘭、段清濤、吳符生、孫金聲、殷顯五、王章清、陶德麟、劉松培、江雲鈞、李叔猷、楊中幹、吳伯楨、唐又貞、唐慧貞、盧善棟。

我看到的印尼(一)

吳伯楨

印尼從前是荷蘭屬東印度，福建人稱爲爪哇，廣東人叫他渣華，都是 JAVA 的譯音，其實印尼包括三千多個島嶼，其中五個主島是(1)爪哇，(2)蘇門答臘

(華僑簡稱蘇島)，(3)婆羅洲(現在改稱加里曼丹)

(4)西里伯(現在改稱蘇拉威西)，和(5)西新幾內亞(現在改稱西伊里安)。其實爪哇是五個主島中最小的，但因為開發較早，產業交通發達，故全國一億一千餘萬人口有八十萬人住在爪哇島，其他各島都人丁稀疏，所以一般都把荷屬東印度統稱爲爪哇。我因生長在僑鄉，小的時候常聽人講起爪哇和蘇島富庶的情形，對這傳奇性的南海樂園，非常神往，總想有一天去遨遊一番。

去年八月，聯合國亞經會的地質及礦產會議，在印尼的萬隆城舉行，我奉命率我國代表團前往參加，得有機會身歷兒時嚮往之地，雖然時間無多，但已印

象甚深，因而不甘自秘，謹以拙筆，略記其概以供「友聲」補白之用。

序 曲

五十九年八月十七日，在曼谷的印尼大使館把簽證手續辦好，當晚搭荷蘭的 KLM 班機離開曼谷，直放印尼的首府雅加達(Djakarta)。KLM 的招待很不錯，就是廚子不靈，一頓晚餐豐富而缺乏美味。飛了兩小時，飛機橫過赤道，機長每人送一張證書留念，倒蠻有意思。坐在我隔壁的一位中年的太太，用一口流利的荷文和侍者講話，衣着入時，舉止大方，標準的東方臉孔，看不出國籍來。飯後，我喝啤酒，她在抽煙，

腔：Where do you come from madam? 我先開

想曉得她是那裡人。

“Germany, I just came back from a visit to Furo Pe!”她用很不錯的英文回答：但，顯然的她不會是德國人。我只好改換一問題。

“Where are you heading?”

“Surabaya (按即泗水，東爪哇的第一大城)。you know the place?”這回似乎找到答案了。

“Yes, I know this town so you are an Indonesian!”

“Yes are You a Japanese?”

“No, I am a Chinese!”

此後大家就停了對答，我以為她是一位印尼官員的太太，也就不再囑囉。過了好久，她忽然又問我，在印尼有很多華裔，假如他們已經不會說中國話，他們是否仍可算是中國人。我說，照我看來，如他們已失去中國的傳統——包括語言，及生活習慣，那自然是變成印尼人了，她又靜思了。

我忽然發現自己可能失言了，細詢之下，原來她和她的先生，一位名律師，都是華僑——受印尼、荷蘭教育而不會說中國話的華僑。他們雖因進的印尼學



萬隆獨立廳會場外景



萬隆獨立廳會場內景
右第一人爲本文作者第四人爲陳修吾學長

校而不會說中國話，但是却保持中國勤勞的美德，不大願意就變成印尼人——只是印尼的公民！他們大多有一個印尼姓名，所以，很多有兩張名片，一張純印尼文的，一張兼印中文的。以便在做生意時表露他的華僑身份，我無意中說她已不算中國人，可能傷了她的心！

飛機在晚上十時安抵椰城國際機場。聯合國亞經會的人，和親友多人來接，我們雖有外交人員的身份，但因為拿的是中國護照，那位海關還是窮打我們的主意，要查東看西的準備迫我們給他點好處。好在這些我都略有經驗，總算沒有吃虧，這個國際機場很老舊，也沒有冷氣，幸而印尼天氣跟我們預想中的不一樣，不太熱，至少比那時候（八月裡）的臺北更涼快很多，也沒那麼潮濕，和臺北一樣，機場離市區很近，一下子就到了我們要住的旅館。

談到旅館，椰加達有一間「官有商辦」的大旅社，Hotel Indonesia 氣派要比臺北的國賓、統一大，那是蘇卡諾時代的標準產物——Show piece。因為其他的旅館不行，所以這旅館便日日客滿，我們沒訂到這旅館，由 Calera 代訂了一間 Bali Hotel

完全是 Bali 的裝飾，連建築也是竹木爲主，設備很差，價格却不含糊。當晚和次晨友人帶我們出去逛街，椰城有一條國際水準的大街，寬闊畢直，有好多座的高樓大廈，包括高十餘層的 Hotel Indonesia 及一間國營的大百貨公司。街上汽車很多，三輪車也不少，還有一些大公共建築物，都是蘇加諾的「德政」，但是大部份的街道都很窄小，房屋也矮小，和這些稀落的巨樓大廈，成爲的諷刺性的對比。

四季皆春的萬隆

次日下午，我們坐友人的汽車沿一條良好的柏油公路，上山去萬隆，萬隆離椰城二百多公里，位在山區盆地，氣候涼爽。爲避暑佳境，由椰城去萬隆等於由臺北去日月潭的距離，我們下午三時出發，一直到晚上八時才到萬隆的市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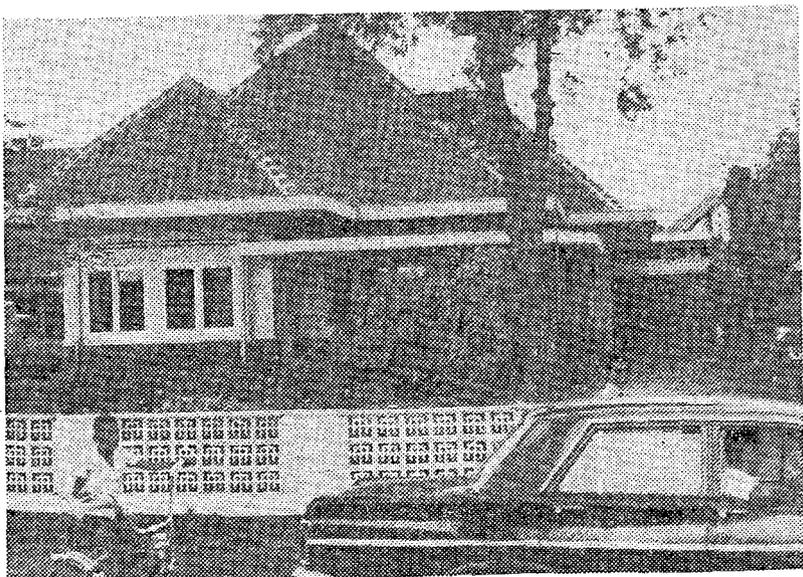
由椰城去萬隆的路上相當漂亮，先到茂物 Bogor。這是印尼總統的夏宮，有一個很著名的植物園是荷蘭人建立的，由茂物再上去，海拔漸高，氣溫漸低，雨量亦多，已是亞熱帶的氣候，路旁都小巧玲瓏帶有歐洲氣息的別墅園莊——過去大多是荷蘭人的住宅，

現在住的都是達官貴人和華僑富商。這樣一直到山嶺幾十公里，附近樹木旺盛，茶葉尤多（因爲多雨的關係），頗有上陽明山的意思。

萬隆是一個數十萬人口的都市，附近不少紡織工業和小工廠，海拔果然不高（300公尺），但因四面環山，故氣溫經常只有攝氏廿五度左右，雨亦不太多，空氣清新，花卉終年盛開，四季皆春。當年荷蘭人在此居住或渡週末者極多，市內幾全爲荷人世界，歐洲風的旅社和花園洋房，整潔的市容和學校，留傳至今，目前是西爪哇省的首府，我們大熱天在此地開了十天的會，從來沒有用過電風扇或冷氣機，幾忘了世界尚有盛暑之事。難怪這裡已變成會議之城，這裡的大街還有不少店舖，商業多數由華僑經營，但是招牌上却不許有中國字，旅館則只有印人經營，在街上店舖買東西，常常可用中國話。這裡的特產是蔬菜，因爲四季皆春，所以一年到頭有很多的蔬菜，在荷印時代，荷蘭人經營很多蔬菜農場，有大量輸出，以供應星馬一帶的熱帶都市，頗爲賺錢，萬隆還有很多畫家，大多爲印人，亦有一些華人，他們大多是十八世紀荷蘭寫實派的作風，亦有一些印象派水準相當高



街頭賣畫



充滿了歐州情調的萬隆住宅區

，寫實派的油畫，有些平民畫家大量繪製，滿街在賣，價錢極為便宜，沒想到印尼的畫家，比菲律賓的還要多！他們對繪畫確有相當天才。雖然，在路邊，戴着回教黑帽，滿臉傻笑的賣畫人所賣的只是一些「畫抄公」的作品。但是一看到他們的三輪車後面都繪有油畫，只少你可感覺到這是個愛美的民族！

萬隆有一間工藝大學，其中的地質系及礦冶系很有名。因此印尼地質調查所也在萬隆，在萬隆以南海拔二千公尺地方，有一個活火山，地質調查所會招待我們去參觀。火山口像個面盆，不太大，只有一公里直徑的樣子，並不在積極活動，只有一些泥潭在發泡冒蒸氣。我們一直爬到盆底泥潭附近。不久前有個德國人亦在附近參觀，不當心踩到泥潭中去，一回兒就燒熟了，可惜我在泥潭邊拍的照片是五彩的幻燈片，來不及製版登在友聲上亮相。

椰城聞話

我這回先後在椰城住了五天，除了上街逛一天外，其他的時間都是去拜會朋友，因此對椰城不能說有太多的瞭解，但也從朋友口中聽到一些趣事可供轉錄。



女少尼印的裝束

有傷風化。其實看慣了裸體，風化問題倒小，這麼多人在污水溝中洗澡、洗菜、洗衣，實在是衛生上的冒險！

椰城的「衣」很簡單，男人大多一件襯衣一件長褲，女的一件開胸的上衣下面圍一條紗籠，也算穿衣冠整齊了，上街大都穿拖鞋——主要是PVC的塑膠拖鞋，穿皮鞋的，十之七八是外來客，一般平民更簡單，女的一紗籠圍身，男的一條圓筒狀的長圍裙，就可以行爲「衣」，臥爲「被」，連拖鞋都省了。

住的情形略爲複雜，上等人住荷蘭留下來的好房

椰城的氣候自然沒萬隆的涼快，但是比起臺北、高雄的盛夏，似乎要涼快一些，我到很多朋友的家中或辦公室；甚至不開電風扇也不太熱，只有通風較差或較爲考究的地方裝冷氣。自然，在椰城裝冷氣相當費錢，當地的電力公司，電費奇高，和自來水併稱「兩絕」。電話也不容易裝到，黑市價甚驚人，因爲電力貴而不容易申請，所以一般的工廠都要自己發電，印尼柴油價只有臺北的一半，自己用柴油機發電，據說比買「政府電」要便宜三〇%以上，所以各型的柴油發電機在印尼的生意很好。但是辦工廠的人要多這麼一筆開支，成本自然增高，所以印尼的工業製品難以外銷。椰城原只有一百多萬人，戰後增到四百萬，因爲自來水未能隨人口的增加而擴建，再加管理不善，因此平民很多居無水，熱帶地方而缺水，只有挺而走「險」，跑到路邊的大水溝中，解決「洗」的問題，早晚漱口、洗澡、洗衣服——衣服洗完就地曬乾還可穿上身走路，不折不扣的 Wash and Wear！椰城的大馬路有一條大運河，比臺北的新生南路大溝更寬，水也更渾，但因水量大，附近居民，都在溝中「洗」。男女老幼，就在河中出浴、洗衣服，遊人側目。印尼政府只好在溝邊用空心磚圍成露天浴室，以免

子（很少公寓），一般人住木造的房子上蓋紅瓦，這裡因爲沒有颱風地震，所以構造不必堅固，有的鋼筋洋房，材料非常簡陋，但是裝飾却相當考究，尤其愛種花草，真是「寧可食無肉不可居無竹」的氣概。

「行」椰城有幾個特點：第一、三輪車都是乘客在前，車夫在後，而且車輛也涂上圖案及畫片，相當美觀。第二、汽車雖然跟臺北一樣貴，但是有自備車的仍甚多，麻煩的是停車，只要你停車在街邊，自有閑人來替你「照顧」，等你要開走時，得付點小費（約臺幣二元），你如不付，他就用石頭在車上劃一道大痕！這算停車費，不過也有好處，車子不易給偷了。

待續

本文作者經濟部礦業司司長吳伯植學長，於本月三日飛往千里達，出席聯合國召開的海域礦產開發討論會。

吳學長並將於會後轉赴美國休斯頓，出席海域探勘技術會議，定本月底返回臺北。

國人去過千里達者尚少，吳學長已慨允回來後撰述「千里達見聞」，介紹中南美風光，以響友聲。

編者